

§ 有朋自遠方來(2)

留基伯(Leucippus)：沒有什麼事情無故發生，一切事情的發生都有原因和必然性。



清晨，希波克拉底在天文館前廣場晨練。

(為與科斯島的希波克拉底區別、此後稱「希皮」)

黑貓尼古拉為與男僕尼古拉區別，稱小黑。)

雲步開襟、劈山斷流、橫掃千軍、燕子穿林、盤龍轉柱、回風抱月。

[傳奇 棍法篇] 這棍法有個飄逸的名稱，叫煙雨江湖。

撥、掃、掄、戳、劈、撩 勁力纏綿不斷，沾連黏隨。

希皮把一支齊眉棍耍得虎虎生風。

接著迴力鏢拋出，繞過亭前大樹又飛轉回來。

白靈化作一隻小白鳥，飛舞於樹枝間，小黑在樹樑上斜躺，注視著白靈，目不轉睛。

菲羅勞斯經過廣場時，希皮沒在意，菲羅勞斯也沒打擾。

直到遠處傳來馬嘶聲，希皮才停下來，白靈也停在希皮肩上。



「哇！好可愛的小白鳥。」亞齊娜眼尖，看到白靈，叫了起來。

莫妮卡是女奴兼亞齊娜護衛，遠遠地見到希皮舞棍耍鏢，心中一凜：「這大叔還真了得，改天找他切磋一下。」

希皮停了下來：

「歡迎貴客，老師正等著你們呢。」

莫妮卡身著及膝的愛奧尼亞基同(Ionic chiton)，束著長髮，著皮質涼鞋，腰間配著短劍(xiphos)，露出右肩，英武嫵媚，希皮不由得眼睛一亮。

豪華的馬車停在廣場，一行人在廣場周遭的石頭上坐下來。

天文館內實在太小，擠不下這麼多人。

德謨克利特：

「我與恩諾皮德斯多年未見，想跟他多說幾句，高爾吉亞留下來陪我，其他人到附近散心吧。

在船上待了這麼多天，還記得怎麼走路嗎？」(眾人大笑)

幾經短暫討論後，德謨克利特、高爾吉亞、雅典使者索斯特留在天文館、其餘各人兵分二路。

希皮(帶著白靈)、莫妮卡、亞齊那、阿斯帕西亞，由狄奧多魯斯帶隊，前往奧林皮溶洞，途中經過 Kato Fana 海灘。

希波、小伯利克里、尼古拉(帶著小黑) 由修昔底德帶隊，前往 Kalamoti 鎮的市集閒逛。

德謨克利特、高爾吉亞、使者索斯特將軍走進天文館時，恩諾皮德斯與菲洛勞斯也剛好下樓。

相互寒暄介紹後，五人到二樓展覽廳內的圓桌邊坐下。

從窗台望過去，蔚藍的大海、細沙鋪成的海灘、美不勝收。

廳內有恩諾皮德斯從薩摩斯島與埃及帶回來的筆記，記載著許多密笈，擺放著。

「我與你老師留基伯對宇宙、人生有許多共同的想法。

你老師好嗎？很期待跟他再共飲一壺酒。」恩諾皮德斯開場。

德謨克利特：

「老師還在阿布德拉(Abdera)做研究，聽說把花粉撒在水面，花粉的微粒有不規則的運動。」

菲洛勞斯：

「留佬對虛空、原子有特別研究，我也很想跟他討教。」

能看到花粉微粒的運動，這眼力非凡啊。」

菲洛勞斯主張，宇宙由限制者(Limiters 例如音階)與無限制者(Unlimiteds 例如地、水、火、風、時、空 通稱 continua)組成。

德謨克利特：

「老師也很仰慕您，常說您年輕有為。」

恩諾皮德斯：「高爾吉亞最近還在到處奔波嗎？」

高爾吉亞：

「不就來了嗎，沒辦法，風雨飄搖，我老骨頭還能到各處走走也不錯。」

我今年夏天想到西西里島的敘拉古(Syracuse)走走。

神殿帶來神諭時，我會向使者表達各位魔法師的立場，我們是同盟，休戚與共。得共同為人類的未來謀求幸福。

總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索斯特：

「到敘拉古？最近雅典的政治氛圍正繞著要不要遠征敘拉古議論不休。」

恩諾皮德斯：

「也許高爾吉雅也希望能化解戰爭吧。我們兩人都經歷了波希戰爭(499-449BC)，知道爭波斯與希臘之間的文化差距，或許就是東方與西方對立的距離。」

戰爭是無情的，此刻我們必須守護自己的故鄉，就像我，必須守護希俄斯島。德謀克利特從雅典來，想必帶來雅典的使命。

坦誠地說，斯巴達也要我傳達他們的立場。

我想請高爾吉亞、菲洛勞斯做見證，商量出一個共識，這場戰爭只是苦了百姓。

Delphi 神殿女祭師 Pythias 的使者即將到來，我們也一起聽聽神殿使者帶來的神諭。」

德謀克利特：

「同為聖教派的魔法師，我們本應該專注修煉，參攪這俗事情非得已，請您諒解。

我只是雅典副使，政策上的事務還是要以主使索斯特將軍為主。」

索斯特：

「還得請恩諾皮德斯大力幫忙，疏通希俄斯的貴族，化解不必要的誤會。」

恩諾皮德斯：

「言重了，我們等神殿使者到再說吧，現在請多喝幾杯酒。」

樓下馬聲雜遝，應該是使者到了。